

播种点点滴滴的幸福

子 劭

楼下刘阿姨酷爱养花草，一年四季，她的阳台上满是姹紫嫣红，时间久了，刘阿姨家阳台成了小区里的一道风景，四季变换时，人们总爱看着刘阿姨家的阳台，想着该换些什么样的花草来养。

也有人纳闷过，刘阿姨的老伴过世三年多了，她有一子一女，都事业有成且很孝顺，隔三差五来看望她一次，但刘阿姨一直没有搬去和他们同住。独居的她为何有这么大闲情逸志？养这么美的花与谁分享？种这么绿的草又与谁赏玩？

前不久，我去了刘阿姨家，惊奇地发现，刘阿姨家干净朴素，唯独留有一份绚烂给阳台。我问她：“为什么把所有花草都放在阳台上，还总是更换品种，让阳台一年四季都姹紫嫣红？”

刘阿姨笑了：“其实，阳台上的这些花最初是我给我家老头子看的，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家里不同意我们交往，他就每天到我家阳台下面傻傻站着，我心疼他，就每天在阳台上放上几朵正在开放的花，告诉他我见到他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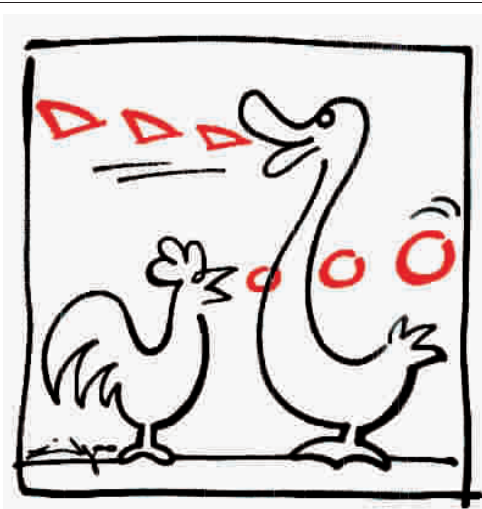
全是，我还有点小私心，其实，那几天我发现人们喜欢看我的阳台之后，连着几天都梦见了老头子，他对我说，阳台上的花让我们的一生四季如春，如果可以，让更多人能感受到这份融融的春意与生机，岂不是更好吗？”

原来，这位可敬的老人是为了让更多的陌生人在忙碌匆促之余感受到美好与温暖，才不遗余力地照顾着这座阳台上的小小花园。原来，这小小花园在四季时光都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秘密，不是自娱自乐，也不是怀念逝者，而是播种点点滴滴的幸福，挥洒一片隽永的美好，为这个匆促逼仄的世界盈满一树一树的花开，也许，这就是浸润这个世界的无言无私的大爱吧。

家里大扫除，整理出许多过期的报纸杂志及生活用品，但这些可再利用的废品该向何处去，却成了让人挠头的事。以前只需一个电话，就会有定期在小区里“驻点”收废品的外来人员上门回收。但前不久，再次拨打电话，却被告知，由于生活成本等问题，她回老家去了……

太太见我一筹莫展便支招：你上网查查啊。我搜索附近可有专门回收废旧物资的商户，结果让人失望。上门回收工业废品的商家不少，但我们家中这一点点书报杂志，却真是找不到“婆家”！

记得我们小时候，为了让有限



智慧快餐

郑辛遥

鸡同鸭讲——频道不同沟通难。

谁来“回收”

胡海明

物资循环利用，家附近回收废旧物资的商店不少，书报杂志、废铜烂铁等都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店家在墙上贴有废品回收目录，明码标价非常公道。此外，商店还常组织店员进小区上门回收废旧物品……后来，部分“正规军”调整业态，改换门庭，但多了不少骑着辆三轮车穿街走巷的“散兵游勇”……



灯花

“正规军”也好，“散兵游勇”也好，都有其合理性，至少，能保证有明确的接收路径，成为物资循环利用流通中的重要一环。而如今，这样不起眼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却遇上了困难……

资源是有限的，架不住浪费，“循环利用”很有必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美好愿景，需要从许多小事做起。废品合理利用就是其中之一。盼相关部门能够针对实际情况，及时推出具体举措，让底部的“循环”重新畅通起来。

“正正规军”也好，“散兵游勇”也好，都有其合理性，至少，能保证有明确的接收路径，成为物资循环利用流通中的重要一环。而如今，这样不起眼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却遇上了困难……



夜光杯

一天，我们朋友聚会，席间谈到谁谁谁开了公司，谁谁谁成了董事长……话话间，带着羡慕和赞叹。这时，在一边玩耍的六岁儿子跑过来，低声说：“我最近当上了站长，我也很棒吧？”“哇，真能干！”“真厉害！”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着。这时，一个朋友问儿子：“你是怎么当上站长的？”儿子慢悠悠地说：“我在学校调皮，老师经常罚我站，然后大家就叫我站长了……”

我的曹老师早在大学时代就喜欢上了篆刻，工作后，和初出茅庐的杨鄂、吴伯雄等人，创立了启东印社，和南通的丘石、李夏荣等人经常交往，切磋治印心得。

后来，曹老师任中学校长，专务学校管理，手艺渐疏，闲暇以翻翻《书法报》自慰。每每见某某书法篆刻家于某岁加入中国书协，自比还年轻，豪情万丈。近天命之年，愈觉紧迫。回首往事，苦于无师指点，只顾埋首前行，未曾抬头看路，徒耗光阴。

终于，经好友引荐，结识了西泠名家周建国先生，一见如故。隔三差五，讨教书艺，漫谈印学掌故。从此，只争朝夕，激情燃烧。早读法帖，晨起练字，午间钩摹，晚上临刻。总之，一天当两天，工作爱好两不误。前年暑假，边临摹、边创作，刻印一百多枚。

后来又花了三个

通常，自己家附近的风物、人情、故事，哪怕发生在几十年以前，都会记忆犹新。虹口区四川北路和山阴路交叉处的旁边有条小路，一直以来都叫甜爱路。这条小路虽然不在我家附近，但我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念中学时，我在四川路桥堍的天潼路坐有轨电车到山阴路下车，然后走百来米路到学校。上了大学，每周末从学校回家时，也在山阴路先跳下车（复兴中学门口），不是去甜爱路，而是去一家开在甜爱路

记忆中，当时的甜爱路很冷清，也从来没人想到要问一句，为什么叫甜爱路。进入新世纪后，甜爱路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也许应该说受到了关心，比如甜爱路与甜爱支路的交界处开出了一家甜爱咖啡馆、甜爱路口竖起了一个爱心邮筒、道路两侧出现了爱情墙，还有人为甜爱路的得名编了个传说……甜爱咖啡馆是

情侣们首选的休闲场所；爱情墙上的几十首中外爱情名诗为谈情说爱增添了颇多诗意；有意思的是那个爱心邮筒，只要是通过这个邮筒寄出的信，都会被盖上一个爱心邮戳，圆形的邮戳中间是一个长着翅膀的邮筒图案，圆周上有“万年真爱盛典”和“上海虹口”字样，当然还有日期。可以想象，加上爱的甜言蜜语，收件人会收获多少浪漫、爱意和值得纪念的回忆啊。

再说离上海很远的乌克兰西北部，那里也隐藏着一个童话般的地方，吸引着全世界的情侣们。

具体说，小城克利万（也有人称其为“有城市风味的居民点”——克利万只有居民七千多人）有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纤维板生产厂，为了将产品顺利地运往七公里以外的地方，厂主出资建造了一段

专用铁路，每天只开三趟车，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因交通不便而建造的私有铁路，所有权属于纤维板厂。但因铁路线穿过一个茂密的森林，铁路两旁全是参天大树，两边的树枝和树叶互相“勾搭”在一起，时间长了，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拱形通道，人们称之为“绿色隧道”，是大自然和人之间不经意的合作成果。那里，地上也是一片葱绿，草地很少受到压力负荷，因而成为厚实柔软的“绿色地毯”，连铁轨的痕迹都被埋没了。

全世界恋爱着的人不约而同地赋予这条铁路一个浪漫的名字——“爱情隧道”，在树木和枝桠繁茂的时刻，隧道里透过单束的阳光，恋人们散步到隧道末端，喜欢以光束为背景，看着对方，发誓相爱到老，永不背叛；人们相信，有光束为见证，一定很灵验。于是，“来这里的情侣必须完成光束下爱的许愿”成为了导游们最爱说的话。

甜爱路也好，爱情隧道也罢，她们都在为相爱的人们铺筑通往浪漫和真爱之路。

现我也两鬓斑白了，但父母的哺育之情，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间，温暖我坚定前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此起彼伏，煞是热闹。老式石库门里弄，清晨，夏季的午后，男人用主妇们挎着竹篮去买菜，一桶凉水浇灭地面的热气，回家后搬个竹椅坐门口，后，一头放一个木凳，搁上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拣竹榻，睡在竹枕上。“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没有空调的年代，高温酷暑时，能睡上一床竹席真是再惬意不过了。

冬天的夜晚，弄堂的尽头传来“笃笃笃，卖糖粥”的吆喝声，挑担人敲打着竹筒走街串巷，钻进被窝里的我会央求母亲去买碗糖粥，甜甜糯糯的糖粥下肚，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竹和酒也有紧密联系，前几年去云南旅游，喝过云南米酒，竹子里酿制的美酒，味道比土坛中酿制的水酒还醇厚，这是翠竹林中特有的原生态。

梅兰竹菊，历来用来比喻君子的品行，几千年来，文人墨客的咏竹名篇流传于世。苏东坡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彰显气节，坚韧挺拔，不惧严寒酷暑，万古长青。

人生就像竹子，一节一节不断地往上突破，不断跟上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当春风还没有融尽残冬的余寒，新笋就悄无声息地在地上萌发了。

思念

孙志英

记得在我孩提时代，每逢元宵节，望着左邻右舍小孩提着的灯笼，我总是无比羡慕，倚靠在门边久久地看着。我虽年幼，但已懂得生活不易，从没有求父母买。不善言辞却心灵手巧的父亲，默默地看在了眼里。有一年元宵，他悄悄地买来几根细竹，劈成篾条，用白色的纸糊好，拿毛笔蘸着红颜料画上兔子的眼睛和嘴巴，在灯笼里放上蜡烛，装上木轮子，当一只活灵活现的兔子灯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惊喜地扑到父亲怀里，咯咯地笑着，拉着美丽的兔子灯奔跑着，红红的火苗闪闪闪亮，映红了我的笑脸，也温暖了我的童年。

1953年初春，不满18岁的我，响应祖国号召，背起行囊，奔赴革命老区苏北黄桥。当时父母已年迈，但仍坚定地送我上车，车轮滚动的瞬间，我透过车窗，看见了他们充满希冀的目光。离开故乡的三年里，我常收到父母的来信，信中满是叮嘱和关切，有时还会邮来小包裹，里面有书籍、笔、毛巾、牙刷、手缝的布衬衣和裙子，我感觉自己一直被亲情包围着，虽远隔一方，却从未远离父母。

1956年夏天，我有机会参加高校入学考试，不巧返家途中，染上流感，发起高烧，两颊绯红的我依然沉浸在复习迎考中。父亲发现后，立即去求医买药。服药后，我的高烧渐渐退去，两天后准时赴考。那年，我完成了人生最重大的考试。同年8月，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去上海读书前几天，父亲不顾身体不好，去旧货店买来只皮箱，为防止路上磨损，他戴上老花镜，找来一条薄夹被，裁剪成箱子外罩，一针一线缝好，还缝上一对对纽扣，在外罩角上用毛笔写上我的名字。父亲认真细致的作风也定格在我的品格里，融进我的工作中。

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每周有两至三天要连续加班。此时，父亲已去世，母亲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照料我年幼的孩子，帮我料理家务，还利用零星时间纳鞋底、做棉衣，用勤劳的双手帮我度过了物资匮乏的年代。在我记忆里，母亲乐善好施，为人乐观豁达。我工作疲倦，情绪不佳时，她轻言细语的劝慰总能让我忘却烦恼。母亲94岁那年，带着她的慈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现在我也两鬓斑白了，但父母的哺育之情，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间，温暖我坚定前行。

“正规军”也好，“散兵游勇”也好，都有其合理性，至少，能保证有明确的接收路径，成为物资循环利用流通中的重要一环。而如今，这样不起眼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却遇上了困难……

七夕会

名“读束”。

曹老师，乃左撇子，举箸，刻字，均左手。左徒，是周朝楚国特有的官名。《史记》载春申君与屈原曾任左徒。《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后人亦以“左徒”作为屈原的名字。“左徒”，曹老师，欣然接受。

2015年8月28日，师从周建国先生两年后，在胡教授精心策划下，曹老师正式入周老师门下。后周先生刊“人到能痴始算真”以勉。曹老师在周先生指导下，亦步亦趋，孜孜不倦。每日微信传印，得“好”一字嘉评，喜上半日，更是“敏而好学”。一日，灵感偶至：左徒读束，可乎？束，帖也；束，先生也（周先生，字束谷）。胡教授说：读束斋，好。

从此，闭门谁共处，枕藉“束谷”章。

我们该有个书斋名。

我国历代文人雅士都很讲究书斋的命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刘禹锡，陋室；蒲松龄，聊斋；刘鹗，抱残守缺斋；张溥，七焚斋；梁启超，饮冰室；鲁迅，绿林书屋等等。

早在十五年前，我们在启东的寓所叫“冰梅斋”，取自我俩名字的首音，也寓“冰晶玉洁”之意，再者，我读师范时，笔名“小梅”，也是一种怀念。

而现在呢，时过境迁，“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感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自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宽慰，种种况味均属“欲说还休”。“利名因醉远，日月为闲长”，不悲不喜，身心俱康。

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胡中行教授喝茶，一语点破。曹老师，号“左徒”；书斋，

左徒·读束

陈 美

月的时间，双钩印蛻一千有余。曹老师的工作空间，日益扩大。“俸去书来，落落大满”，大大小小的石头，或累于书案，或堆于柜子，装满各式匣子和抽屉。床头柜上，是书；阳台里，是书，“俯仰四顾无非书者”。

一日，我读《陆游书巢》，不禁窃喜，读与曹老师：吾室之内，或栖于椽，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亲，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渠邪！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似渠也！

曹老师感慨：与书为伴，一生足矣。我遂凑趣：吾家乃“印”巢也。我俩哈哈大笑。然后，几乎不谋而合地，

雅玩